

秋 之 吻

王
树
田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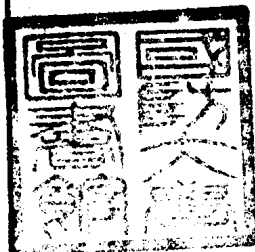


2 033 2895 1

秋之吻

王树田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6077.1/34

10

秋 之 吻

王 树 田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（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）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长阳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6.5印张2插页 135000字

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54-0041-8/I·39

统一书号：10107·584 定价：1.20元

出版说明

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，生活在祖国北陲的蒙古族具有悠久的历史，勤劳勇敢的蒙古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。建国以后，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学事业蓬勃发展，涌现了许多有才华的作家，为文坛所瞩目。

今年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。为了表示我们的良好祝愿，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学创作事业的繁荣，贡献一点微薄之力，特编辑出版了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部分作家的专集或合集，共十一种。尽管这些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，但都各具风格，以不同角度和侧面表现了该地区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风貌。

目 录

终于点亮的灯.....	1
独耳狗剩剩.....	9
小巷三老.....	22
送你一束花.....	33
送 行.....	50
深山唢呐声.....	64
最后一个愿望.....	80
流星划过之后.....	97
静 思.....	104
斜 塔.....	116
民间顾问.....	123
秋之吻.....	138
小巷口.....	149
蝴蝶梦.....	153
哑 炮.....	166
迟到的“寻人启事”.....	182

终于点亮的灯

童力抱着一只骨灰盒——妻子的骨灰盒，迟缓地步出火葬场的大门。

市郊的黄昏，夕阳已经落山了，晚霞还没有完全消逝，正恋恋地倚在遥远的天边，仿佛在向人间作最后的告别。奇怪，它马上就要消失掉了，怎么竟还露出一副动人的笑靥？不大一会儿，银灰色的暮霭就笼罩了一切……

晚秋的凉风吹拂着，将树叶从枝头扯下来，一片，又一片……

一个活鲜鲜的生命，化成了灰，和他永远地扯开了距离；即使把它还原成淑兰，他依然感觉到遥远而又陌生，尽管她是同他共同生活了二十年之久的妻子！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呵！

他停下来，捧起这精致的小盒子，把头俯下来，似乎在听里边的动静——当然是不会有结果的。妻子永远地睡去了，对那一段平淡的生活，她是怎么想的？谁能知道呢？她始终是一个猜不透的谜呀！

此刻，唉，他多么想同她聊上一聊呵……

走着走着，他又停下来，伸出一只手从上衣口袋里摸出那张“病情诊断书”，轻轻展开来，盯着上面那赫然写着的“肝癌”二字，瞅了好半天。那天从老医生手里接过它时引起的一段对话，仿佛又在敲击着他的耳鼓：

“患者是您什么人？”

“妻子——爱人。”

“很不幸，她得的是癌症，肝癌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并且是晚期肝癌！您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吗？”

“死……”

“那您为什么不早送她来检查呢？！”

“……”

当时，他没有吐出来的话是：那天她是来检查肝病，而我是来找神经科大夫的。只不过是碰巧在医院遇上了……如此而已。当然，淑兰这半年来常闹肝疼，他是知道的，只不过没想得那么严重罢了。

总之，当他接到这张“病情诊断书”时，心中那轻微的“地震”只一闪就过去了。当然，也留下一些怅然若失的感觉，但那也只不过象不小心碰落了一粒钮扣似的……

（象不小心碰落一粒钮扣？就那么轻描淡写吗？童力，你呀……）

童力突然感觉到这盒子发烫了。他赶紧将它从胸前移开一些……

进入市区了。街上的车辆、行人显得拥挤而又嘈杂。他的脚步依然放得很慢，与那闪闪飞旋的车轮，匆匆归家的脚步似乎很不协调。（不过，人生与人生，总有不协调的）这也是他多年来形成的习惯性步伐了——每天下班后，他总是慢慢地朝家踱去，仿佛对这座城市的黄昏风光总是欣赏不腻似的。不论是飘雪的黄昏，还是刮风的黄昏，还是……一般说来，有使人安逸的黄昏，也有令人忧郁的黄昏，而前者与他无缘。

家，对于他来说，并不是一个亲切的回忆。

每天下班回家，默默地吃完饭后，一个静静地织毛衣，一个悄悄地看书，差不多该休息的时候，两人先后上床。当然，有时为了明天必须要解决的某件家务事，两人也会客气而平静地商量一番，但那在一个月中也毕竟没有几次，而且连语气都象是被虫子蛀了似的干瘪而又乏味……

（是啊，那是一段什么样的日子啊！如今，这个家留给你了，我到另一个世界去了。童力，虽然我现在离你很近，但我们已是两个世界的人了……）

那天，他衣袋里装着“病情诊断书”，不就是摸黑进的家吗？一路上，他想的是，应该马上把“诊断书”交到妻子手里，她自然是惦记着诊断结果的。至于这东西将给妻子心理上带来多么可怕的副作用，他当然也晓得，只不过不愿采取一般人常用的“暂时保密法”罢了——那有什么意思呢？难道能挽救她的性命？

当他进了黑洞洞的家，妻子已先睡下了。他胡乱塞了几口饭，也默默在自己床上躺下来，想着该不该叫醒她。

（……淑兰还在静静地睡着。只不过由那孤独的床上转入这精致的小盒子里罢了。而且也消失了那被病魔折磨所发出的痛苦呻吟。）

那天晚上，他到底没有把病情真相告诉她。妻子从床那头传来的低微呻吟声，加上秋风扑窗的“哗哗”声，将他的心绪搅得更加烦乱不安。他默默数着妻子的呻吟声，一声，又一声，在数到十三声时，妻子刚好在翻身，“啪”地一声，一本书被挤到了地上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听见她又把身子翻过去了，这才轻轻下了床，很快地拾起那本书来，重新

钻进被窝，打开手电照了一下，只见折了角的一页上，在《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》这醒目的标题下面，被红铅笔重重地划上了两道……

童力苦笑着摇了摇头。爱情，对于他来说，仿佛已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了。当然，他也曾有过热烈的爱情的夏季，但并没有在他四十五岁的生命中占据多久。他和淑兰的爱情，就象宇宙中两颗互不相识的流星，偶然相撞后，马上迸发出一道刺眼的闪光，但随即就朝着各自相反的方向划落了，飞逝得那么快，那么远，简直无法将它追回……

可是，当时的淑兰，又为什么竟对爱情题材的小说感兴趣呢？对于她来说，作为消逝的另一颗星，不也同样过时了吗？难道还想将它唤回吗？可对谁呢？她留在世上的生命已经……

他摸出那张“诊断书”，夹在打开的那一页书中，然后把它重新放回到淑兰的枕边……

第二天，他就把她默默地送进了医院。呵，他还记得，那天她最后一次从自己的家走出来，竟连头都没回一下！只是，出了家门，她说毛巾忘带了，又返回去。童力在门口直等候了好半天，才见她重新走出来，眼红红的……她没有找到她要找的毛巾，因为她走出来时手里是空的，那么，她丢下的是什么呢？在这二十几年来一直惦记着的房间里……

一片落叶，从梧桐树上悄然跌落下来，正好砸在他的嘴上，送给他一个凉凉的吻。他猛地一惊，抬起头，眼光霎时亮了——呵，这不是母校的校园的围墙吗？他收住疲乏的脚步，将身子斜倚在一棵树上，默默地闭上了眼……

他有多么闪光的回忆，留在了这条林荫路上啊！其中最

光彩的，就是他跟淑兰的初恋了。那时候，每当傍晚，他俩便由奇数变成偶数，安逸地徜徉在这条林荫路上。那亲切的私语，那甜蜜的爱抚，好奇的星星透过树叶看到了；梧桐伸出一千只耳朵听到了，难道都忘记了吗？

那天，也是这样一个飘着落叶的暮秋黄昏，他俩倚着梧桐树，忘记了是按谁的提议，默数着一分钟内将落下多少叶片。结果呢，是偶数！两人相视而笑，一种莫名奇妙的幸福感充满了两颗纯真的心……如果当时落下的是奇数，他们当然也不会介意的——那时，双方都感到已实实在在地把握住了爱情，把握住了幸福！

（既然是爱，就应该永远是暖色的。可是，当他俩欣喜地带走偶数的叶片时，不留神也带去了一丝秋风？以至后来的爱情竟变了色调……）

他下意识地埋下头，无言地对小盒子发出惆怅的心声：淑兰，我又回来了，陪着你，不，拥抱着你，你感觉到了吗？

（小盒子默默无语。它不过是一堆无生命的灰。它还不如一股掀动的风，秋风还会数被自己扯下来的树叶呐……）

啊，把妻子送进医院后的几天，他不是去医院瞧过她吗？那天，她却不在病床上……他感到奇怪，但没有兴趣去寻找，只是又闷闷地走出医院的大门……对了，就是在这条母校外的林荫路上，他蓦地瞅见了她！他没有喊她，也没有走近她，只是在一旁冷眼窥望着——

她那病态的、迟缓的脚步，在铺满一层落叶的林荫路上挪动着，仿佛在寻找什么？忽然，在一棵梧桐树旁，她站住了——对了，就是从前他俩给过它温暖，在它下面数过落叶

的那棵！她长时间一动不动，就象是一尊塑像……过了一会儿，她才抬起头来，透过梧桐的叶子朝上望着，那呆滞的目光，是在数飘飘的落叶，继续二十多年前那有趣的游戏？还是在捕捉那一股后来闯进生活的，凶狠的秋风呢？

童力始终没有喊她，也没有走过去搀扶她。他默默地离开了……

……在蜜月中，当她向新婚的丈夫讲述了自己的不幸——在少女时代，她曾被一个狡猾的男人骗去清白的贞操……而他并没有分担她的不幸，而是渐渐与她疏远了，从蜜月到往后的二十多年间，夫妻俩只不过从形式上维持着一个家庭而已……

忽然，他仿佛听到盒子里在响，他急忙将它举到耳边，仔细听了听，却又什么也听不到。听到的，只不过是秋风吹动干燥树叶发出的响声而已……

他又下意识地伸出手，摸出那张“病情诊断书”来。这是妻子临终前亲手交给他的。他用无神的目光将它重新打量了一下，摇了摇头，又不在意地将它翻过。蓦地，一行清秀的小字跳入他的眼帘：“友谊路十一号在等。”呵，这不是淑兰的笔迹吗？这一行遗文，又包含着什么意思呢？等谁？谁在等？是她生前无意中写下的？可又不象……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吸引着他，他决定先不回家，直奔“友谊路十一号”。

迟缓的脚步，顿时变得匆匆忙忙，他走得气喘吁吁……

到了。当他在“友谊路十一号”门前收住脚的时候，他惊得目瞪口呆——原来是一家……“花圈门市部”！他愕然了——妻子在生前，竟与它有了联系？！各种色彩的花圈猝然闯进他的眼帘。他一阵目眩，赶忙将眼闭住，半分钟后，

才重新睁开来，指着“病情诊断书”上的姓名，结结巴巴地迎问上前来的营业员。

当营业员看清那三个字后，默默地瞅了他一眼，把他引到一个角落，那里摆着一个极小的花圈。

在这个不显眼的花圈前，他呆了许久——那花圈的挽带上，一边写着：“爱妻淑兰安息”，而对称的另一边则是：“丈夫童力哀献”。

.....

花圈，不过是生者对死者的一种抚慰而已，死者根本不可能见到，当然也不会实际领受的。可是，这个小花圈，不但死者生前见到了，而且还是由她特意给生者安排的！尽管这安排，作为丈夫的童力，直到现在才见到！

（小花圈……小花圈！你包含着死者多少复杂的感情呵！）

他再也不敢看它，含着两汪泪水，走到柜台前去付款。

“款已经付过了。”开发票的同志平静地对他说。然后，又把一张纸条递给他，“这是定做花圈的那位女同志留给您的。”

童力一把抓过来，急忙将它展开，那上面同样是淑兰留下的一行小字：“收下这花圈，并送给我，当成给我的最后一次爱吧！以后，彻底忘掉我，重新开始你的……爱。”

两汪泪水猛地扑落下来。他再没说一句话，重新回到那小花圈前，谢绝了营业员要帮忙护送的好意，用右手轻轻托起它，低着头，默默地离开“友谊路十一号”。

当他走到街头拐角处，乘路人不注意时，埋下头轻轻吻了一下那个小盒子……然后，又用左手将它抱得更紧，仿佛

这无生命的小盒子还会逃掉似的……

他又重新回到那条林荫路上。不过，他那迟缓的脚步放得轻而又轻，好象生怕踩伤了哪片落叶……

街灯亮了，一盏、又一盏……

独耳狗剩剩

—

灵山一带是出名的贫瘠之地，自古以来不养人。环山稀稀落落住着些山民，各守几亩薄田度日。鸡犬相闻，不相往来。山中有一户姓涂的人家，只有夫妻二人。由于人口简单，再加上夫妻勤勉，日子倒也过得去。唯有一件事使他们不顺心——两人均已年近五十，却依然膝下无子。现在不兴拜观音求子了，只好梦中烧高香，空许了许多愿。每一念及此事，伤心之余，也只怪是命中注定，不可强求。随着年事渐高，慢慢地淡了这个念头。

清明节又到了。披着霏霏细雨，夫妻双双去爹爹的坟上祭扫。在野草掩映的坟头，这对夫妻想起那件伤心事，不免又添了几分伤感。面对墓碑磕过头之后，夫妇仰头望望天，太阳已经西沉了，他俩又一前一后地往家赶。这灵山一带人丁不兴旺，狼却不少，也许是欺山里人势单力薄之故，经常天还未黑，就出来窜扰滋事，将山民们的鸡、鸭、猪、羊叼去，化为腹中之物。这帮畜牲着实可恶，却又打它不尽，只好提高警惕，加强防备。为此，家家备有猎枪，以防不测。今几个出门没带枪，且天又快黑了，他二人同时加快了归家的脚步。

行至中途，忽然山风骤起，“呼呼”地夹着雨点扑来，

一时间砂石飞动，草木狂摇。他们挺着身子，择路强行。正疾走着，忽见前面的山道上有个黑乎乎的东西横在那里，涂勇起初没大注意，只认为是被风折断的枝叶，随着脚步的伸展，逐渐看清些了，象是两只卧着的黑狼！他心里顿时有些紧张起来，躲又躲不开，只好拉着妻子的手，壮胆朝前走去。他心里不住地给自己壮着胆——狼有时也是怕人的！又走近了一些之后，终于看清了：原来是卧着的两只野狗！一大一小，象是母子。涂勇轻松地长出了一口气，回头招呼妻子，见她脸上的神情也自然多了。

丈夫依然走在前面。他的脚步斜了一些，要绕过这两只生灵去。当人离它们很近的时候，那两只狗依然一动不动地静卧着，只是看得出，从母狗紧盯着人的眼光中，透露出警惕不安的神情。它的身子又朝小狗靠了靠。涂勇不由自主地站住了，弯下腰来，仔细审视起来——母狗浑身毛发蓬乱，脖颈处有一片暗红色的血污，不时有血水从那里渗出来。它身上的其它部位也有血污，雨水冲刷着它那蜷缩的身子，夹着污血又淌了下来，染红了身下的山道……涂勇心疼地皱皱眉，又朝这两只遇难的狗走近了几步。此刻，受伤的母狗看出来人似乎并无恶意，停止了在小狗身上的舔舐，怔怔地向路人投去求援的目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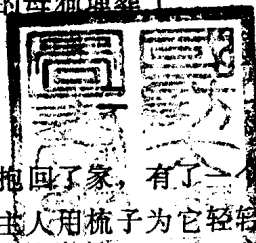
准是被狼咬了！而且很可能是为了保护这只小狗！从它浑身的血污，即可想见不久前同一只（也许是一群）恶狼激烈搏斗的情景。眼下，它已经不能再动，一条性命危在旦夕。它是这场恶斗的牺牲者，但它同时又是胜利者——它保护了小狗没有被伤害……小狗紧紧卧在它身边，默默地伸出舌头舔着母狗身上的血水，仿佛在给母狗以最后的、无可奈何

何的安抚……

涂勇一动不动地瞅着它们，他从来没有象这样的瞅过什么。即使是面对妻子，他也从未这样认真过。他动情地盯着这一对患难的母子狗，以及那一副默然死别、依依难舍的动人情景，两颗泪珠悄悄沁出了他的眼角……尽管他还不曾抚养过儿女，但眼前这一对生灵的相互依恋之情他懂了，而且被深深地打动了……

妻子默默地在他身后推了他一下，又指了指西边的天。此时，夕阳已经沉落，风雨也骤然止息，大山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。归巢的鸟雀从头顶匆匆掠过，那翅膀似乎还是湿的，它们飞得很低。银灰色的暮霭已从大山的深处荡了起来……涂勇挺起身，恋恋地离开了这一对狗。没走出几步，他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微弱的狗的呻吟，那是从淌血的喉管发出的求助的声音！这是一种神圣的、不可抗拒的召唤！他决然地返回身，动情地将那可怜的小狗抱在怀中，用手轻轻地顺着它身上的湿毛。也许是离开了用身体相互温暖的另一只，也许是因为心中终于获得了安慰，伤势严重的母狗眼中浸着泪水，朝涂勇及他的妻子感激地摇了摇尾巴，头一歪，死去了……

涂勇让妻子抱着小狗，他在山上找了一处凹穴，小心地将这只不知来自何方的母狗埋葬了。



小狗被山民夫妻抱回了家，有了一个归所，不再过不安定的游移生活了。女主人用梳子为它轻轻地梳理着身上杂乱的毛，对丈夫说：“给它起个名吧。”涂勇想了想，走近小

狗，对妻子又象对它说：“母狗丢下它去了，就剩下它了，叫剩剩吧！”女主人笑了，拍了拍它的耳朵，表示祝贺。

“剩剩”就在这个陌生的家庭里叫开了。

从此，这个山民之家又添了一个血液涌动的活物。也许是因为怀念死去的母狗，也许是因为初来乍到，对这个陌生的环境不熟悉，剩剩整天卧在专门为它铺设的草窝上，几乎一动不动，且极少进食。它曾经被伤害过，很自然地同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只要有人走近它，剩剩那双黑亮的眼睛立刻闪射出怀疑、畏惧的光，并且从喉管中发出低沉的示威般的吠声。总之，它似乎并不讨人喜欢。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它才活动一下自己小小的身躯，把脑袋转向紧闭的门，同时将两耳直直地竖起，似乎在聆听着什么，又仿佛是期待着什么……

由于剩剩不怎么进食，本来就弱小的身子更显得瘦骨嶙峋，几乎使人难以相信它能站立起来。穷山沟自然是没有什么好吃的，即使有可口的食物，剩剩似乎也不会吞下去的。照这样下去，用不了多久，它饿也要饿死了！两位善心的主人越来越为它的生存问题担忧起来，他们尝试了各种方法来引诱它进食，无奈效果甚微。后来，终于想出一个办法——用刚挤下的新鲜的羊奶灌它，可是，当女主人把那细软的胶皮管塞进它嘴里的当儿，剩剩只是将脑袋一摆，身子在男主人大手的按压下剧烈地颤动着，显出一副痛苦的样子……两位主人摇摇头，只好作罢。

眼见剩剩活不成了，涂勇在失望之余，已经悄悄给它安排好了归宿——埋在死去的母狗的坟旁。它的母亲在等着它呐……女主人怀着忧郁的心情，在剩剩紧闭双目、耷拉着耳